

“位育”之道——全球化中的华人教育路向^①

张诗亚

西南大学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 中国重庆 400715

摘要：华人的概念，不仅涵盖中国本土的各族国人，还涵盖海外华裔人。全体华人有共同的认同基础。在全球化背景下，华人教育至少包括两个内容：一是对自己文化的认同；二是自己文化与他文化的交流，并在交流中保存和发展自己的文化。通过对“中和位育”的分析和阐发，指出“位育”不是简单的适应，而是要用自己文化主体的确定性、特征、长处、特色与他文化相互交往，以达到华人教育的“安所遂生”。

关键词：位育；华人；华人教育

The Way of “Wei Yu”—— An Orientation of Education for the Chinese in the Globalizing World

ZHANG Shi-ya

Abstract： The author discuss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education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and internalization. Professor Zhang points out that the concept of Chinese includes not only the 56 ethnic groups inhabiting in China, but also Chinese descendants overseas. The author argued that all Chinese people have a common basis of identification: four words, “Zhong He Wei Yu”(center, harmony, position, birth), By analyzing and expatiating on Chinese characters the author argues that “Wei Yu” does not mean a simple adaptation, but means to interact and communicate with other’s culture by utilizing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specialties of the main body of Chinese

^① 本文是作者在西南大学和美国伊利诺大学亚太研究中心合作举办的“全球化背景下的多元文化较国际论坛”（重庆·2006.5）上的主题发言。罗江华博士生、张新立博士参与录音整理。特此致谢。

culture, by which we can reach a situation of “enjoying where we are and what we have; knowing where we go and making a better life for us in whatever environment.”

Key words: Wei Yu; the Chinese; education for the Chinese

一、华人与华人教育的概念

我们应该明确“华人”(the Chinese)与“华人教育”(education for the Chinese)的概念。华人,既涵盖了居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本土内的 56 个民族的中国人,又涵盖了居住于世界各地的华裔人。华人首先是一个文化概念。能称为或被称为华人,意味着这些人有共同的文化素质,共同的文化要素。这是海内外全体华人的认同基础,没有这个基础,我们就无法采用华人这个概念。

海内华人与海外华人有同有异。海内外的华人都有共同的中华文化底蕴和传统,这是“同”。海外华人处于所居住的那个国家的文化氛围中,无可避免地受其影响而形成自己的文化特色。这是“异”。一个“同”表明了华人共同的认同基础;一个“异”表明了海外华人处在与“他文化”相互碰撞,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的这样一个环境中。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用华人教育这个概念。华人教育在此意味着至少两个方面的涵义:1. 华人对自己的中华文化还能不能认同?假如不认同自己的文化,华人教育就无从谈起。2. 仅有文化认同,仍不是全面的华人教育。对于海外华人来说,因为身处异国他乡,要与他文化相互交流,甚至碰撞,或者说是交融发展。这个过程使海外华人文化面临新的挑战和发展。当时当地的华人教育就意味着要向他文化学习,与他文化交流。这个过程,可以说是处在世界各地,处在各种不同文化中的华人教育都必须有的另外一个部分。

实际上,在全球化进程中,无论是海外华人,或是海内华人,包括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华人,其教育都面临着以上两种内容。所以,这不仅是一个涉及到处于不同文化背景下海外华人教育问题,即使对于海内华人也同样如此。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这两大内容都成了所有华人教育的要义。严格意义上说,这不仅是中国华人的问题,其他国家的种族或民族,其教育也面临这样的问题,因此,这个问题,从文化上讲,从教育的本质上讲,是世界教育面临的一个共同的问题。

无论如何,华人教育有其独特的个性特征:1. 它所依托的文化所产生的特征。

简单地说，中华文化上溯五千年，绵延至今，从未间断。这是极其重要的特征。

2. 它所使用的语言文字所产生的特征。华人语言文字从甲骨文创始，尽管经历了多次演变，迄今变成了简体字，可是这个文字的根，并且这个文字所代表的华人的思维模式，几千年下来以一贯之。当我们探讨华人教育时，自身文化的认同问题，自身文化与他文化的交往、平衡和彼此关系的把握等问题，就构成了华人教育的关键和核心问题。

二、适应与“中和位育”

在进化论的术语当中，有一个非常普遍使用的词，叫做“适应”。“适应”这个术语来自英文单词“Adaptation”。那么这个英语单词的准确含义是什么呢？按照牛津双解字典，它的英文解释是“make something suitable for a new need or purpose”，而将此译成汉语应当是“（通过某些动作）使得某物适于新的需要或目的”。其中，承担或发起这个“make”动作的“主体”是存在的，但在字面上略而未提。而“something”涵义不定，既可能是主体自身，也可能是外界客体。汉语简略地将其翻译成“适应”。适者，适合、适宜之谓也；应者，对应、回应之谓也。现代汉语词典的标准解释就成了“适合（客观条件或需要）”。由此看来，这个术语翻译得并不准确。汉语“适应”强调的是适应者主体对客体被动地调适和顺应，它从根本上忽略了适应者主体的主动性和能动性。它没有认识到作为适应者主体的人在“适应”环境、在跟外界交往过程中，同时作用于自身、他者和环境。





同理，在华人文化与他文化交往中，如果说用到“适应”这个概念，我们也必须清楚认识到，从来就没有单向度的“适应”。哪怕某时某地的华人文化看起来完全“西化”了，它也不会是全然被动形成的，更不会百分之百的“西化”。其间必然有一个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的过程，只不过是各自文化的含量和权重差异大小而已。



山东曲阜孔庙大成殿里有历代皇家赐予的多块匾额。其中一块匾额上有四个大字，那就是“中和位育”。已去世的老一辈人类学家、社会学家、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潘光旦先生十分欣赏这四个字。“中和位育”出自《中庸》。但进一步考究，其意义更为深远。潘光旦教授认为，进化论中的汉译“适应”改为“位育”比较好。确实，“位育”比“适应”更能体现主体与客体间的“adaptation”的关系，


更适宜表述当代不同文化相互作用的本质，甚至对教育的目的也有深刻的表达。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潘光旦教授就指出：“一切生命的目的在求位育，以前的人叫做适应。……我们更不妨进一步说，教育的唯一目的是在教人得到位育。”（参见潘乃谷，2001）中、和、位、育的意义何在呢？

中国传统观念认为“天圆地方”。地为方，则有东南西北。在当中竖一杆旗，这便是甲骨文“中”字象形之本意，找到地的“中”才能让东南西北同时看到这个旗，把天下四方的人都召集拢来，其目的在当年不外乎一为祭祀，二为战争。所谓“国之大事，唯祭与戎”。天为圆，天上的“中”便是北斗七星（“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北斗星的旋转是靠斗柄旋转，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如此旋转，决定了天下四季的变化。天之“中”与地之“中”要相对，恰好契合，这便找到了处理天下万物的关系。因此，“中”的本意不仅仅是个位置，更重要的是我们做什么事情要找“中”，要问“中”。这个“中”是实事求是，以求做事无过不及，不偏不倚。

“和”的甲骨文象形本意是“很多嘴一起吹竽”。“竽”是古代的一种乐器，我吹“哆”，你吹“咪”，其他人吹“唆”，同时吹出来，便是“和”。虽然每个人都不同，但协调到一起就是“和”，就有了丰富与多采。所谓的“和”强调的不是“同”，故有“君子和而不同”之说。“和”意味着保持自己的特色并参与到更为宏观的组合中，而“同”是丧失自己的特色。

“位”的甲骨文是 ，它是由“立”（）演变到“位”的。 底下一横表示“地”，上面像“人”形。“立”是人站在地上的意思 [假如在“人”的头顶上再加一横，那一横就表示“天”。什么人可以顶天立地，唯我独尊？在古人眼目中就是“王”了。即，把“天、地、人”结合在一起，这便成了汉字的“王”。自己要“立”，别人也要“立”，二人同立便是“竝”（）即“並”，並行不悖的“並”，现在写为“并”了]。位，就是“立”的地方，就是“安其所也”。它是秩序，是定位。这就是“位育”中关于“位”的解释，它强调的是当一个人立起来的时候，前后左右的关系自然浮现。自身处在什么发展阶段，所面临的问题是什么，怎么跟他人相处。这都是“位”的意义。

“育”者，“遂其生也”，是进步，是发展。“育”字在甲骨文中为“”。它既有象形又有会意，非常生动地表现了人类生育孩子的过程。 上面部分是

倒着写的“𠂇”字，是儿子的“子”的意思。这是个头冲下的“子”，倒立的小孩。下面部分的是“肉”。从“肉”里面，头冲下倒着出来一个小孩子，这不就是妇女生育孩子的“育”吗？“育”在表示孩子生育过程中既生动形象又非常准确。在新生儿的生产过程中，因为头是新生儿身体最大的部分，它在生育过程中起到了扩张产道的作用，如果孩子头朝下生，生产过程就很顺利，所以，这样的生育被称为顺产。如果孩子脚朝下头朝上地出生，那么整个产道没有充分扩张，常常使产程延长，新生儿娩出困难，甚至导致母亲和新生儿的生命危险。古代对此有称为“寤生”的，而当代就称为“难产”了。倒着生才是“遂生”，即“遂其生也”。

三、位育与华人教育

“位”“育”两个字，一是“安其所有”，二是“遂其生也”，或可如同潘光旦教授那样将“位育”的含义合并简释为“安所遂生”（参见潘乃谷，2001）。对华人自己的教育首先是自身的文化认同。或者说，在华人教育中的第一个要义便是“认同教育”。没有这个认同，自己都不在了，怎么跟别人交往？进而言之，在华人教育当中，华人处于什么国家，处在什么文化背景之下，自己所处的位置如何，这就是“位”，要“安其所有”。其次，就是“育”，要“遂其生也”，而不能“逆其生”。比如，当华人在美国的时候，就必须跟美国的社会融入，学美国的文化。既不能仅强调自己，否定他文化，但也不能没有自己，屈从于他文化，而应在认同本民族文化的同时吸收人家的文化。无论华人身处何地，这都是全球华人教育共有的两部分。

“位育”不是简单的“适应”，不是强调单纯地、被动地适应他文化，而是要用自己文化主体的确定性、特征、长处、特色跟他文化相互交往。哪些是我们中华文化的长处，哪些方面的工作可以使自身文化的特色得到发展，值得我们认真研究。也可以说，在华人教育中，我们要研究自己所处的情况，找出最恰当的办法，解决我们的问题，认清自己的特点，发展自己的特色，既不盲目崇拜也不妄自菲薄。这便是“中”。这样做的目的不是要征服别人，而是要跟别人相互作用，在相互作用的过程当中既要学别人的，也要把自己的贡献给别人。当我们都这样做的时候，世界人类文明便具有了“和”，有了多样性，有了丰富性，有了发展性；而不是简简单单地用一个文明取代另一个文明，用一个文明压倒另一个

文明，用一种东西去单一地统治整个世界。在此，费孝通先生已经体会到并指出了“中和”的观念在文化上表现出的文化宽容和文化共享的情怀。（费孝通，2001）

著名的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Levi Strauss)研究了很多不同的文明之后，深有感触地说：“每个文化都是与其他文化交流以自养。但它应当在交流中加以某种抵抗，如果没有这种抵抗，那么很快它就不再有任何属于它自己的东西可以交流。”这段话曾被我国一位学者作为一篇论文的篇首题词而给与了高度重视（河清，1999）。确实，施特劳斯这位西方人的观念与我们的“位育”观念可以说是殊途同归。

具体而言，对于华人教育，我们目前应该着手解决这样几个问题：首先要有一个华人文化上的自我认同，这个前提确立之后，我们才能谈“我有什么”，“我从哪里来”。“位”的问题解决了之后才是“育”的问题，这个“育”便是“我往哪里去”，“我怎么跟人家融为一体”。融为一体不是说我变成他，他变成我，而是我们在共同交往当中形成新的次序。

进一步说，还有两个重要课题摆在我们面前：1.我们怎么样完成我们的认同教育？2.怎样完成我们的位育？如此课题，艰巨而重大，亟待有志和有识之士深入探讨。

参考文献：

潘乃谷：《潘光旦释“位育”》，《西北民族研究》，2001（1）。

费孝通：《“三级两跳”中的文化思考》，《读书》，2001（4）。

河清：《民族——“我出生”之地》，《读书》，1999（4）。

作者简介：张诗亚，男，1948年生。中国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西南大学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教育学原理、教育人类学、中国民族研究。